12
3764
280

R12
3764
280

公羊義疏七十　定五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

宋大夫叛〔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卽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卽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1991.4 贈寄

91-313

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
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

〔疏〕注據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爲蔡新

被强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穀梁傳諸侯相歸粟
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
又云義通也注此是通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
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爲至之粟○鄂本强作彊舊
疏云即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
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
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
陳坐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
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
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
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
亦刺諸侯不能翕
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
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
四年於越敗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
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孰不
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孰
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孰者伯討也稱人而孰者非
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爲或言
越或言於越則嫌爲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
曷爲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爲或言於越或言
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爲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詁注嫌爲疑

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
越治國有朕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
朕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
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
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注於越至
〔注〕曰越○杜

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爲句吳也於越雙聲句吳叠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接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卽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赤狄至異也○舊疏去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單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言狄是其加赤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鄙賤之號狄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衞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接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

罷弊音皮弊亦作敝少儀云國家罷敝是也毛本罪誤最吳世家越閻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檇里與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子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衞孫甯〔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丙申月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出爲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卽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

如其恩禮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翬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孫甯○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遬作游速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爲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卽有其地卽以爲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譬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

〔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按孔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疏〕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逵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昌謂爲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昌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

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
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
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
名卽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爲下之易
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
謂其無常者也若仲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接彼以二名猶言
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難則以二字爲名爲二
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
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
爲二名愼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
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
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
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
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
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
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
宣王名子爲宮涅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
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
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
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

爲以喻後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
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
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
國終言救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微敎化流行德澤大
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
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
稱兄成王旣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
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烏足與
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
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
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
子服何或單言何蓋時多有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
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

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矣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左傳作瑣杜云即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接左氏書地往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即沙亭矣經學卮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語極明晰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賁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恤民之應〔疏〕注先是至云應○卽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與何義云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賁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疏〕注承前至之役○卽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記云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强臣之讐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犯彊齊再出

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疏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頓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棗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講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注此晉至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接左傳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傳士鞅居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爲義瓦爲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爲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鄰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似與晉君會依得意恆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

疏及閩監毛本同鄂本脫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士孰居首故侵鄭之師亦書
士孰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竫云才井反本亦作竫周書謚法共以解信曰
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謚法慈仁
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
濮衞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〇
新禘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
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
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
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體祚而卽位踰年君
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
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
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
親親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
其子文公逆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躋
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
也皆以從
祀爲順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文二年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波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
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定
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
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
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公羊問荅云順祀而叛者何
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
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
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
氏之意陽虎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
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
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
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卽寵也極也不狃也軷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注諫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卽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卽文二年亦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爲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爲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

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舊疏注微而至問之○疏云哀四年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

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爲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

君爲重也〈疏〉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葢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暇安能尚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眠而錢其板注以爪刻其饋斂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俄後改眠下同釋文作眠云錢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鍛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弧矢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眠云卧而睨之曰眠按卧而睨之頃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眠云卧而睨之曰眠按卧而睨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廣雅釋器云錢錐也又釋詁鐵鋭也集韻錢或作鐵說文金部鐵鐵器也一曰鐫也錢本以錐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爲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鐵物故直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葢當時急切所爲何氏非訓錢爲以爪刻板也通義云錢刻也板饋食器上葢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脣音故訓方爲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葉鈔本作滿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乎曰若時而出〈疏〉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傳云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葢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平磨改曰誤曰**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舊疏云於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季氏云世世有子是也突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葢舊疏前一說是也**御之**〈注〉爲季孫御〈疏〉注爲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林楚卽臨南也 **於其乘焉**〈疏〉舊疏云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疏〉俞氏樾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求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爲不可通**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艮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它於難以繼其先人之

良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陽越者

陽虎之從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左傳陽越殿從弟○注爲季至衛之○舊疏云越陽虎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

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卽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耙爲欋欋耙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卽近臨南投策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驕卽此衢也

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奴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叚上貫顧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撾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陽越下取策臨南駟馬

〈注〉捶馬衝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駟本又作檄王氏念孫疏證云玉篇敵擊也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衝走○舊疏云捶馬作箠段借字捶誤作搥搥拔綿熙本亦作搥廣韻駟馬搥衝走也則作搥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驕是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菑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菑著門〈疏〉釋文莊本或作巖亦音莊葢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卽下云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卽上傳云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是也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何所不取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爲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

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于郊故曰
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舍于五父之衢卽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却說文作稅
○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
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
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爲稅稅亦訓舍詩碩人稅于農郊
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
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
然如此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
脫然也按此卽左傳之寢而爲食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
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
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
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
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
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或
楊倞注曰說讀爲脫脫義亦通
至於千乘〈疏〉注時季至千乘○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
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
千乘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
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
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
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
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所專故
曰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其徒
曰追其將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通義
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猶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如丈夫何〈注〉
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
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
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
其如予何皇疏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丈夫也○注丈夫大人稱
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
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
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之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
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已賤而曰彼哉再言之者切

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〇即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

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〇即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賤字从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賤讀爲俄俄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也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弒上文曰賤而錢其板亦是借賤爲俄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弒上文曰賤而錢其板亦是借賤爲俄械成作賤者段借字耳上文曰賤而錢其板亦是借賤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拔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曰憧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於是傅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賤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

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荅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者又荅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尚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卽彼公斂處父蓋畏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哀也則廣韻之哀卽衰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爲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〇注再言至遽意〇原文闕**趣駕注**使疾駕〈疏〉注使疾駕〇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謂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趣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

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僅然後得免疏通義云僅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國策云邯鄲僅存注僅裁僅即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自是走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疏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為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為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贄篇引禮半珪為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龐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璧琮用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哦字誤从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峩峩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即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凡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絕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許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禮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申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爲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贄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朝卽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楊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質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緣圭也諸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圜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此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所成故以起土功發眾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成于外內圜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眾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橫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者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何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尚疑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卽青藏者與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穀梁以爲武王之戎來說以大弓卽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

柎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柎柢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柎焉注柎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附附撫也人所撫持也柎即柢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柢鄭司農云柢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柎柎嚮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柢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柎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椹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唯繡爲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

脣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告信天子交質諸

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繒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絇繶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頓誤頗說文龜部龜甲邊也从龜丮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頖者須脣之省龜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浩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琦瑁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岠丮長尺二寸丮亦段借字孟康曰丮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孚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卽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泰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髯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蓍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眾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引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

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
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
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
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
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
特牲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
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
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
爲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龜謂之寶者禮記禮
器云諸侯以龜爲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
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蓍龍云天
子龜長一尺二寸蓋尋常卜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
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
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句僂者論
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
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
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
僭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棁也○注此皆至之錫
○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爲周公受
賜藏之魯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
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
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
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

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
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即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
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
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
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即竊其實盜
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
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若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
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
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
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
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
禮少間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論語子路篇必曰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孔子荅
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
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
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慎言云五
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
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
尚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
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辭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寢皆可保用所以寢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卽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其五玉當坐絕也

一子汝莽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七十一

定九年盡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疏〕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麻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蠆左氏作蘧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

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榮失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據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郎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郤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頗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佼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

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頼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爲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爲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頼谷〔疏〕左氏作夾谷杜云卽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名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曰知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傅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尙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頼谷〔注〕上平爲頼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頼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

也〔疏〕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叠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爲頼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頼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頼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子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能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侵己以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

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僛于魯公之幕下倣戲欲侯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晉趙鞅帥師圍衞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疏〕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瀆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俠地理志引讙作鄼說文亦作鄼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據齊嘗取魯邑〈疏〉注據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卽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舊疏云孔子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孔子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俏也言無有俏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名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卽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人爲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龔城在鄆城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閔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是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

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卽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竄是山名直得田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譌運也灌也邑也竄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灌及竄之田是鄆灌與竄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衞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頍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閔遠得聖人之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頍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皆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偪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注頍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

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陋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師圍郠〔疏〕齊乘云郠城在沂州東三十

城郠卽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郠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郠費皆內邑不繫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師圍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費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郠穀梁亦作郠自當以郠字爲正且郠邑屬叔孫氏故圍郠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

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稱與今音同及讀屈原橘頌以過韻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罹而子禓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爲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鄾〔疏〕左氏穀梁鄾作安甫舊疏云賈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鄾字者氏不云公羊曰鄾者亦是文不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

師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之

〔疏〕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次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寧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迮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爲辰事不可問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奔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彊葉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彄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朝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驅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
坐重(疏)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
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爲不
得已故書暨此叛爲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
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
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及非不得已
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
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
叛君則無首從之
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
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言至
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
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

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
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莅
作莅鄂本作莅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爲莅
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
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
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
子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即下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是也知失
衆者以其稱國以弒故也又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
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
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
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是者今
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即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
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即謂禍端
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疏〕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鄉起鬬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注〕據城費〔疏〕注據城費○見襄七年孔子行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濫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閉外收

乎季孫三月不違〔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濫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閉外收

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据爲中都宰時此据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爲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詠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曰家不藏甲〔疏〕禮記禮運云晃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脅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邑無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

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注二大至患之○卽上
忌帥師圍邱秋叔孫州仇仲孫何
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
叛侯犯以邱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
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
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
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
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
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
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
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雉
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
韓詩外傳文校勘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
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
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槓幹題曰槓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
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
幹實土築之一板竣則層桑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

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雉韓詩也鄭箋詩引
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五堵而雉
〔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義引王愆
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
五誤當
爲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
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
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
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
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
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
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
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
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
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
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
牆長十高丈三堵爲雉一
者用其長以度其長者用
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
公羊義疏七十一

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即正得百雉正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耶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實十二里之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解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駿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攻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疑何注二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注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之城七里之郭說

文三有聲箋云築城伊減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之侯也賈公彥云雉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攻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疑何注二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注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之城七里之郭

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即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即匠人典命亦不必强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强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依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義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方九雉公之城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五雉子男之城高三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五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七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其國之大小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過也天子城高七雉諸侯城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其國之大小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天子男城之高

齊欒施
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五行志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申朔小九月丙寅朔大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弒君在下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鄟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鄟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鄟國之鄟也隱五年衛師入鄟文十二年鄟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鄟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鄟而許於鄟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據左氏鄟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繩許也公羊鄟國之字作盛或盛爲姬姓國之正字鄟爲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鄟國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鄟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圍例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背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即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

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士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士作士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士當据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歜處父叉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偶不知我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能服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伐注公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汸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葭左傳實郎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郎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曾囿也大事表云蛇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奢泰妨民也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十八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大蒐于比蒲（疏）桓六年注云五年大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

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廋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東北包氏愼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荅問云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人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据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定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公羊義疏七十一

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鉤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卞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詠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據叛與出入惡同疏注據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舊疏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鄙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舄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之惡人舄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秉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興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

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衞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衞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入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則當以出惡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救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衞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侈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氏又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是亦以其無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即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即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幾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恭校字

公羊義疏七十二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疏）禮記檀弓云公叔尤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尤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昆弟死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公叔文子拔拔生朱按尤朱戍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鱳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生趙陽兼即鱳也按左傳以陽爲戍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爲晉毛本又誤陽爲鞅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

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
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
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
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
言云二月書辛巳楚公子
月之二十三日

搶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

一位爲重疏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搶
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胖字賈氏不注文不
備按胖搶音近說文羊部胖从羊月聲倉部搶从倉月聲皆
从月得聲也鄂本搶誤搶蜀大字本誤愴○注不別至爲重
○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
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
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
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
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頓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
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按
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釋文醉李本又作檇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大事表云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檇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檇李城在今浙江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檇李杜云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擣也一曰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爲下卒出也○隱六年注戰例時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注云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通

義云趙汸曰吳楚之
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釋文堅本又作摯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

宋滅曹
爲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疏〕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說文作振鄭人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之士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通○周禮大宗伯疏云石尚天子之士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釋例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炅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賜爲以官氏也賜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鄭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爲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鄭人文爲證蜃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爲蜃也而鄭氏注鄭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脹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脹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脹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脹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脹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脹于社注脹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脹于社故云脹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脹非脹專爲宜社之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爲高俎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爲俎肉也

腥曰脹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脹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則以脹與膰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禘社肉盛以辰故謂之脹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脹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爾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脹膰社稷宗廟之肉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燔盧氏文弨考證云繙疑繙又作膰唐石經諸本同

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爇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傳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脹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脹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祭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頒致後膰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膰肉不至故不脫晃而行也然徹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脹同名脹膰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脹歸脹受脹即受賜之肉賓脹即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晃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脹之事詩大雅作祼將常服黼冔是也諸侯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膰故孔子文家以脹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

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胙不專及助祭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胙以譏之或諸侯矣然春秋制與穀梁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胙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爲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棄之深宮閽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會其克改甯有逐之佗國爲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甯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懼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爲父之道大子去父爲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爲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甯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曰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爲典要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鬼于比蒲注譏亟也疏注譏亟○舊疏云大鬼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疏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郊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

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邾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意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一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若會于比蒲儘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弼羔朊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即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霄在今莒州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鏊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吾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辭地而謂之辭然

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即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邴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邴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蜚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徧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蜚囿大蒐雖曰勞民尚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曰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定公時黎且曰中不得稱謚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犁鋤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肫作豚毛本始改爲肫非按史記家語皆作豚不飾者舊作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粥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子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
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
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
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
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
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
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
行顏注饋亦饋字引論語作饋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亦有是
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
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
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慶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
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
坐淫洪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
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
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
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
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
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
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
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
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違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
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
于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
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
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
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
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
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
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
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
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
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其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
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
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
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
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
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
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
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
者朞月則可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
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
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令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據食角〔疏〕注據食角○郎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乃免牛是也〔注〕漫也

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滲而不可知注曼滲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洿漫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尚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滲而不可知即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徧食其身即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徧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徧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皋惡如彼親用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

一郎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

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五卜强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彖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 疏 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翬燕寢考云左傳魯有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也曷爲或曰高寢或曰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日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三曰路寢其立宗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 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邘 疏 舊疏云左氏作邘舉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誤誤邘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蔡傳作邘舉按邘邘渠邑名莒縣有邘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邘邘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邘按唐

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蔭石經公羊作蘧篨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爲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逵伐宋之文下卽云齊侯衛侯次于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疏〕注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

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爲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蕃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亦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不遑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鄫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紲則不爲犯法矣
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
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忘
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
畏厭溺也畏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
卽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
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
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殤通典引馬
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
之又緦麻章夫之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
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
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
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
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
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
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卽鄭公之妾子
〔疏〕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
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爲夏
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
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
貴〔疏〕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
母得爲夫人成風
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
妾子爲君稱夫人
者也故據以難
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
不稱公○
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
稱公矣則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
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
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卽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
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
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
猶未得遽尊其母
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
陳乞弒其君舍〔疏〕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
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
公羊義疏七十二

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諡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諡也作稷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瑒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曰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厠在日部从日仄聲其正字也吳炎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叚借也包氏愼言云九月丁巳爲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吳日至晡時○易豐卦象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吳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厠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也从日仄聲易曰日仄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曰昃昳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據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

月辛巳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輒犯父命即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弒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上注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傳也通例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注〕吳日西也

易曰日中則吳是也下吳蓋晡時〔疏〕校勘記出日下吳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吳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此非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鄰閣頌勑勞日稷兮維惠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吳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

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注以哀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會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尊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不敢不承

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即緦麻章所云是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齊衰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盖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當踰年祔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葢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啟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車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先葬母葬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即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

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
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
祥各除其重也若先遭祖喪後遭父喪則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
重喪後葬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
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
齊衰要首皆牡麻絰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
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
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
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
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
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
因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
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
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
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
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
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
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
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謂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
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
人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

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
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
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
有父之喪如未殮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
反喪服注殮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
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
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
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
其除喪之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焉其除之
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
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緦小功
者亦弗除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
功之葛明正服在緦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爲其降在緦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
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祭也
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練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
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
又喪父母其禮亦然則言未殮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
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
氏又云後喪既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
祔也練卽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殮喪是
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

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斯之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擾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據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兜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總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 杜云漆鄒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顧容釋例云漆鄒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鄒先君之廟是亦鄒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爲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六十終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七十三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

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哀公注卷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戍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經故知其微隱微國而稱侯故須解

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爵爲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爲明義之書豈以楚之德怨爲進退楚爲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爲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木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戌卒知許男爲戌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成宣爲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戌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與專封專受今戌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有許男戌卒成宣爲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戌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

例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注災不敬○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鼷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牛〔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不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疏〕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田沂西田謂近漷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漷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縣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漷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爲邾之沂田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雩門者爲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爲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爲邾之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漷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公羊義疏七十三

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卽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問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衞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此二經亦問無異頓丘衞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衞之河上邑曷爲不言入于衞〔注〕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衞○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爲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衞故據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卽是入衞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衞注疏入于父子不得有子而衞注疊言之也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父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詠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衞不可醅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衞與蒯聵卽蒯聵不得而有衞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輒爲子蒯聵似可有輒之衞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蒯聵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衞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荅不言入于衞則父子止坦靈公蒯聵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衞子不有父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
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
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即宜遣迎尊崇
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
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蒯聵以起之也○注不去至
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
婁者見挈于邾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酤無國文是也○
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
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
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据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
以此年蒯聵即得國輒即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蒯
聵衛人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衛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十二年孔悝納蒯聵奔魯孔悝立太子蒯聵是爲莊
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惲
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
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
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
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
炘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蒯
聵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尚可與爲善者也借乎有
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
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

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
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据左傳輒
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拔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聵
子父易位謂不以蒯聵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夏氏之說信
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
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
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蒯聵
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
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蒯聵犯父之
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
書者從晉納也
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臣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臣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臣也一統志鐵臣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解詁箋云剽曄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曄爲子也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有父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也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剽曄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剽曄亦不得以爲子則剽曄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剽曄亦不得以爲子則剽曄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剽曄亦不得以爲子則

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是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據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者也此逐君側之惡人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

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考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

曰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子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聵矣引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蒯聵已立蒯聵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蒯聵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蒯聵其即爲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蒯聵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

君臣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蒯聵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焉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不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亦云謂蒯聵違命衛人可以王父命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疏〉禮記

疏引異義云衞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卽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士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王父也信父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命注辭猶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交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祉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卽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

輒之道雖當讓而衞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訛公羊有助子伉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羊義疏七十三

公於荊瞶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荊瞶究屬爲子拒父故不得爲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衞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荊瞶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衞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衞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衞世子蒯瞶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瞶之稱世子瞶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衞人不以爲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予無子則靈公不以瞶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荊瞶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剽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衞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荊瞶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衞衞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乎母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瞶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瞶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衞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瞶而莫肯戴瞶也明矣然國人弗戴瞶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瞶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圍戚皐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可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甯棄天下以全父子瞶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衞國如敝屣瞶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裂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此爲臣子也皐陶之爰書瞶無所逃其罪凡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瞶之入没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甯徙較量其父子之義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再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

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鄭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再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

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善伯討○舊疏云一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

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和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廟不立一廟不止於七廟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爲宗不

宮言立疏注據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毀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已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

也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
在哀故得省文疏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
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
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
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例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
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
于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
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干武宮
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
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墮郈不書城郈亦
是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
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之義凡有所託
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其廟則以桓
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
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
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孚
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何以不言及注據雉門及兩觀疏
注據雉門及兩觀災是也定二
年雉門及兩觀○定二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注親
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
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討
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

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
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
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
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
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舊疏云隱三年武氏
子來求賻傳武氏子
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
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
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爲嫌者正以上傳云此
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
宮災何以書注災不宜立疏注災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
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
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爲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
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
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
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
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
無明文故服杜以爲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
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
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

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
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爲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鄫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鄫鄫子從帑于邾遂爲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鄫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鄫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鄫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拏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鄫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卽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卽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故者君自放之卽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卽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卽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卽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狄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感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泰伯自昭定而後不至感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包氏愼言云公羊經三月
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庚戌據厤爲二月之二
出盜殺云閻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此疑公羊誤校勘記
皆作殺音弒惟穀梁經作弒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釋文
疏本宜皆作弒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
以弒何則經文作弒明矣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注〕據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
稱人〔疏〕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
彼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
彼以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舊疏
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
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
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
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問明篇今乎才謂儀秦才而
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雜乎雜乎辰乎辰素
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
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賤乎賤者孰

謂〔注〕據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
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
人義同〔疏〕通義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
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
九年閻弒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
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閻弒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
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
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
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
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
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也注是直
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昕答問云書闍弒吳子餘
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
近小
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爲皆弒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叚借字赤者何〔注〕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疏〕注欲以至名歸○郎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其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執人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歸十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執人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歸十

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卽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醯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衞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而執者若晉非伯討也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甯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愼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爲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爲楚執也晉爲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爲地震之應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郟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郟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耳

蒲社者何〈注〉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據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天子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

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爲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爲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謚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誡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閒于兩社是也若以爲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轂之說以駁何氏所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閒二年左傳所云閒于兩社是皆有也書缺有閒固然何況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

〔注〕封土爲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爲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稷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引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

〔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卽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于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爾

雅釋器云檖謂之棪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棪說文木部梅以柴木離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橛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王夫差起姑蘇臺三年乃成周圍各六里三門臺高五丈以望氣category 四邦子於樓臺梅之以棘亦即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蹄云編之以阜棧即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揜柴至者戒○注揜柴取義爲塞也○漢書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四墻其社而棄之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之氣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地絶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絶也社奄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蓍明誠當近君置之也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誠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

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土師爲尸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絶云爾疏嫌不直言何以書○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誠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誠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

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皇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已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愿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亳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肌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歿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五年春城比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毗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誤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齊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據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據以難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爲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

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舊疏引鄭志荅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緦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未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喪曷爲以閏數〔注〕據卒不書閏〔疏〕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愼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厭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

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四

哀六年盡十三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

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瀆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瀆水西南流入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閻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瀆東田水經負瑕瀆水從東來注之鄑元亦云瀆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瀆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

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葴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卽上二年伐邾婁取邾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葴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葴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卽不使陽生以茶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故何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弒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注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荼云音舒舍荼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

亦不遑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弒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君而立者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乃以誅弒舍故特爲簒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此其爲誅奈何**〔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之子荼嬖末知孰是**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爲而言非正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

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云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郎顗五年晉侯殺其世子也穀梁傳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疏〕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敎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褫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疏〕生奔在景公卒後

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析玉至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子軍繻即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棨傳信也自謂木爲

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愼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爲嗣○通義云子糾來奔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爲嗣矣然則上傳云慶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賤不以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蓋陽生雖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其家注于諸實也齊人語也疏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暮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吾先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葢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即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

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日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菱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云問陳乞爲大夫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

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舁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雎狹服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遶而不傳者霤者屋有復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即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賓執脯賜纏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復地上累土穴則穿地

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廇爾雅云梁廇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廇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復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廇然者覆之此宮室梁廇之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復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牖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即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復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廇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之初始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始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當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

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榱承之檐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注〕色然驚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埳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歰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歰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歰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歰公羊傳歰然而駭是也集韻歰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歰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埳危皆色之譌猶胞之譌爲脬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歰悲意色歰同聲叚借字本作埳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

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翐翻然高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即此之色然也

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闖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見部有覘字則玉篇之或作覘當云或作覘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覘覘視兒按與目部之睒音義皆同說文云闖出門兒从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睨私出頭貌也閃闖頭門中也太元瞢初一瞢復睒天不覩其軫范注睒窺也劇矣三鬼睒其室注睒見也禮運注捻之言閃也凡閃睒覘闖音義皆相近公子陽生也陳乞曰

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

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苟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

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諒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後弒也通義云陽生正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諒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此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諒弒

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弒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繒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己酉一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據當舉入爲重〈疏〉注據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醋

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者以來是詣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

解又云醅順他人來文者以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醅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爲絕之〔注〕據俱以歸〔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據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獲也〔疏〕穀梁傳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據俱以歸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肯掠以邾婁子益來獻于亳社四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注〕據獲晉侯言獲〔疏〕○見僖十五年獲晉侯言獲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爲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醅順諱文不舉公

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葬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絕曷爲絕之〔注〕據俱以歸滅也〔疏〕見僖二十六年○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

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書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爲晉邑秦人入鄀而鄀爲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昜爲不言其滅注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據衛侯燬滅邢不諱疏注據衛侯燬滅邢見僖二十五年○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

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滅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入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爲諱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

夏齊人取讙及闡疏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闡字林作陘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杜云

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爲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隤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鄫及闡今闡亭是也闡俾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爲堤今有堤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甯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爲闡應劭又引讙作鄫說文有鄫字亦引作鄫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據上無戰伐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

之范以邾子益爲齊甥本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闞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

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讙僤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其言取之何〔注〕據詐戰言敗也〔疏〕注詐戰言敗也○莊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故〔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敗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之言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爲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爲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夏楚人伐陳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
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敗復卒略之者入所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卒日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進之者卑襄公不使義兵雍楚人也又云邢人狄人伐衞注狄稱人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能憂中國則夷狄也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

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敗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爲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至進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毋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

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疏〉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此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法也今魯用田賦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禾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閭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七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民產子三歲去齒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

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葢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束甸十六斗周禮無文葢即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涫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井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皐皐是其外慕强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其稱孟子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葢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此也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氣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又晉語胥臣曰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孟子卒莊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其死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貴毋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魯春秋猶去夫人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注云仲子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

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逿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台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今廬州府治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左傳運作鄆杜云發陽也廣陵海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鄆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

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
掇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殽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蠭注同按注比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蠭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
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
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亾齊并於陳氏晉
分爲六卿〔疏〕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故建夏正之數云○注螽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蠭十三年九月螽比三蠭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蠭范皆無說用

川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
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陰以父說爲非
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
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
傳合律厤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
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
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矣
劉歆徙以詩七月流火爲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
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理從之此年再螽
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
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
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亾之
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
春秋說云陳氏簒齊三傳亦無此說惠棟云齊亾之一隅也何氏
爲齊亾之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亾分爲六卿者蓋晉分爲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
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
之孽介蟲謂小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
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
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
顯宗紀云魯哀禍火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

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螟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螟不必泥爲齊亾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注前宋至詐反○郎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疏〕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戌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衞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卽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爲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淸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是也黃池不得在內黃

吳何以稱子〔注〕據救陳稱國○卽〔疏〕注據救陳稱國○卽上十年吳救陳是也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踰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疏〕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疏〕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卽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相菑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卽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卽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

疏云菑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卽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卽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衞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挾轂魯衞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是也前驅者詩衞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卽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轂卽夾轂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天差未能言冠而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亦進乎吳進矣吳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

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注〉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注據申至序上○卽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其言及吳子何**〈注〉據〈疏〉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晉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酤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之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卽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不見其事爲其不與不得以奪見其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疏〉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是之辭也此云不盈卽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卽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曷爲重吳**〈注〉據

常殊吳〈疏〉注據常殊吳○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相之屬是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尙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疏〉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益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歷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皆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爲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卽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但一種一則見吳之强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衞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注據上至曼多○卽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

重宋樂祁犂卽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曾侈○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忌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問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爲先自正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爲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螺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卽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據北斗言星名疏注據北斗言星名

○卽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四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所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四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所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四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所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

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熛書道絕疏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簒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矢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尚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厤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厤九月節日在氐五度九月節日在氐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十一度九月中日在亢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閒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

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茀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亾也大亂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出此字星周室遂徵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熛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甯三年吳亾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亾

盜殺陳夏彄夫疏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廅苦侯反一本作彄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彄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故夏通作廉廉盖廅之誤古聲夏廉相近故夏通作廉廉盖廅注夏屋今之門廅也是廅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廅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蜮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子汝荼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春秋事也通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爲瑞於周爲異義各有主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迴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頗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鵒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然則孰狩之〈注〉猶西言狩尊卑未分掊無主名〈疏〉注猶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猶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據以難薪采者也〈注〉西者據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薪者〈疏〉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從斤從亲以手折取曰采故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爲新果孰必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辯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

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氏引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令乃舉此金主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劒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據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凡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鄭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

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西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據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據至之時○據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據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氾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邠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

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明改周之正也大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故以大所加者名之也〔注〕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曷爲大之〔注〕據略微〔疏〕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據鸛鵒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據鸛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麟者仁獸也〔注〕胑如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毋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恩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麒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木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鶡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搆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胑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麋麑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麑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顙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麑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

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麐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按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麐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平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其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王動則有容麒麟乃見有堲穽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末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考經說云巨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爲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尚書至率舞○咎繇謨文毛本皇改凰俗字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援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驎如馬一角不有角者名麒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麒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爲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

疏云謂無道之世剖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卽家語
云孔子曰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鷰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
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
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
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
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
孔子書以爲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
本麏字剜改囷作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麏云本又作麇亦作麏按隸釋載漢
石經作麏卽麏之隸變爾雅釋獸麏麏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麏而角是古本作麏按孔叢子亦作有麏肉角舊疏云卽孔
鄂沛官書本皆作麏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
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豈天下之
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視之曰信其必麟乎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
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舊疏引孔叢又云到
無主孰爲來哉茲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
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
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

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曰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
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
制造作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
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
兮我心悲之卽本孔叢子舊疏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
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略徵故也不言爲漢
之者略徵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徵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
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
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
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
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
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
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
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
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
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遶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
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
爲小人所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
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
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遠
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

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

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

久故豫泣也〔疏〕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敝縕袍袗玄衾狐貉之厚袗與衾同是袍袗義相近也从衣金聲是當作褫袗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袗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袗之泣据下作沾袗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袗何注衣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褎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褎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褎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褎之借字涕沾襟非衣敝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涕沾袍作涕沾襟盖据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袗之泣者以袗袍同物而袗爲人所易曉故言袗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袗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褎也段注云上

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盖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來哉以怪之者盖畏時遠害假爲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燔然而寤是反袂拭面〔疏〕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以泣之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疏〕舊疏云下沾袗之泣者以袗袍同物而袗爲人所易曉故言袗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袗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褎也段注云上

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

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

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

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螟蟲冬踊彗金

文云衰衰也裹物謂之衰因之衣前襟謂之衰方言褝衣有衰者趙魏之間謂之祫衣前施衰囊也按前施衰囊即謂右外祫方言無袍者謂之裎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祫者也褒衣無袍禮服必有衰上文之祎衿謂無衰者唐宋人所謂衩衣也公羊傳弟沾袍當作衰何注云衣前襟也襌器衣皆謂之襟衩同祫謂交領衰連于交領故曰衩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剜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為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純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為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為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為木畜其以為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甯能獲之○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興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曰角龍顏姓卯金刀名為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析旦失籥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昌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識曰乙木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興於豐在軫北即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

○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螽蟲冬踊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之象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是也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旦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螽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强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爲拨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螽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螽孛之見因即假以示義焉爾○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本亦作虐是也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强舊疏云即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强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駈除者舊疏云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

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大命隕顚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徐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人强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嗚歎聲也後漢書袁閎傳未嘗不噫嗚流涕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董仲舒傳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

聲噫歎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天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曰鯉也死有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曰鯉也死有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

疏云自子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

校勘記云閩本剜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故云

爾疏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卽上傳云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殁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仲尼名之曰麟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將殁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麟乃作疏舊疏引演孔圖云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援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

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徵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說文遝迨也王篇迨遝行相近又自部遝目相及方言云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州輔碑云遝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遝誅紂陳球後碑云遝完祖齊俱以遝爲逮也釋言云逮遝也遝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隶及也則亦通隶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遾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期爲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平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聞有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拨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即成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已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則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煩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據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則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

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從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恒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鄆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卽五行也得禮則褒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卽位先君被弒而行卽位之禮其情善也西狩獲麟是四靈出不忍行卽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爲畜也是亦卽備義也若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巨始于元終于靈主道成也○注人道淺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臣父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此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淺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淺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淺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王道備舊疏云淺亦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淺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世反諸正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瑞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

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
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
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
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禮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
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愼謹案云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世
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
時周道衰亡己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
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
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與者
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
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
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
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
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
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
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效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
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
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常節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本應
之君將亡欲別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
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爲治國之法是以不得

錄下三時矣○注頭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
則僖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君
子曷爲爲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
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曰始爲春秋如女爲周南召
脫於諸典之後○注據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爲孔
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
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
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
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
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難之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撥猶治
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王桓撥傳撥治也
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
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
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
王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
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
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
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散皆在春秋之中弒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
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
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
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
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
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
季俗之情漸漬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
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名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
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
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
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己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
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
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
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
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
得麟至之狀○舊疏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
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
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

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麐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顚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親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烏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烏三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烏作鳥當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

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郅惲傳漢麻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演孔圖書著麻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尚赤故亦制注言孔某作演孔圖書著麻運之期爲漢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書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即螽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醋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則未知其爲是與疏舊疏云爲音于僞反故書以撥亂是也則未知其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厥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

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狂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前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禮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星辰行伍探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悖逆皆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則落下閎之徒即所謂歷如周馮相氏所掌令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皐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焉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諧與崇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麻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之令爲呂氏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麟爲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
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孔子爲
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
制作〔疏〕中庸疏云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
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不
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
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
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
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
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
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
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爲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之
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疏〕舊疏云制作春秋之
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
代蒼黃書疏引王德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
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
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
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即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
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採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

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
待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
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
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夢紱學立制禮記中庸注
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
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
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以君
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
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
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
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
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
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
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
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
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

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矣
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三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月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天本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

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卽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淩先生曙公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主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之爲言緣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

同閩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荅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荅天子天子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眾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

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掾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遁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遁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鄭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揲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文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段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郎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葢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記儹弓云予嘻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孝經攸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曰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

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繫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經文備三聖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縰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治世之要務也**疏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極致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五

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傳春秋者非一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嚴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國薛人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眾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爲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倒爲胡毋弟子都下誤倒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卽與尹更始達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

等又作王彥末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家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傳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本據亂而作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婁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愼言條釋云春秋貶纖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蔑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反背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明矣而顏氏以爲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不言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鵉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譌而誤强解爲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

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霏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旣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四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四故曰以無爲有也**甚可閔笑者**〔疏〕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非謬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監毛本作笑非**不可勝記也**〔疏〕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勝記也言記不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

勝記猶言遽數之悉數之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春秋不可錄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錄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以左氏爲古文劉歆欲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厭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溢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讒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藉辭理失所名之爲俗儒

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宛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莊顏之徒說義不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

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眞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恨

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厤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何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

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援鶉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誤爲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爲二創疏解非也此世之餘事〔疏〕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末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鶉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所聞異辭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閻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日食周王爲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何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

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問荅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檠矯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檠栝也括檠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檠栝又拘木必待檠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檠括之方檠段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段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括即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曰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檠正方者說文云檠與栝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檠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檠栝者矯制裹素繫於檠而後可行是檠者所以檠栝者矯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檠郭云搖僸小橛也按擢以處誦之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檠栝其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皆讀爲檠注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隱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檠栝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悃悃款伯玉之行也亦即矯之義也凡多裹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

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四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邵元哲參校